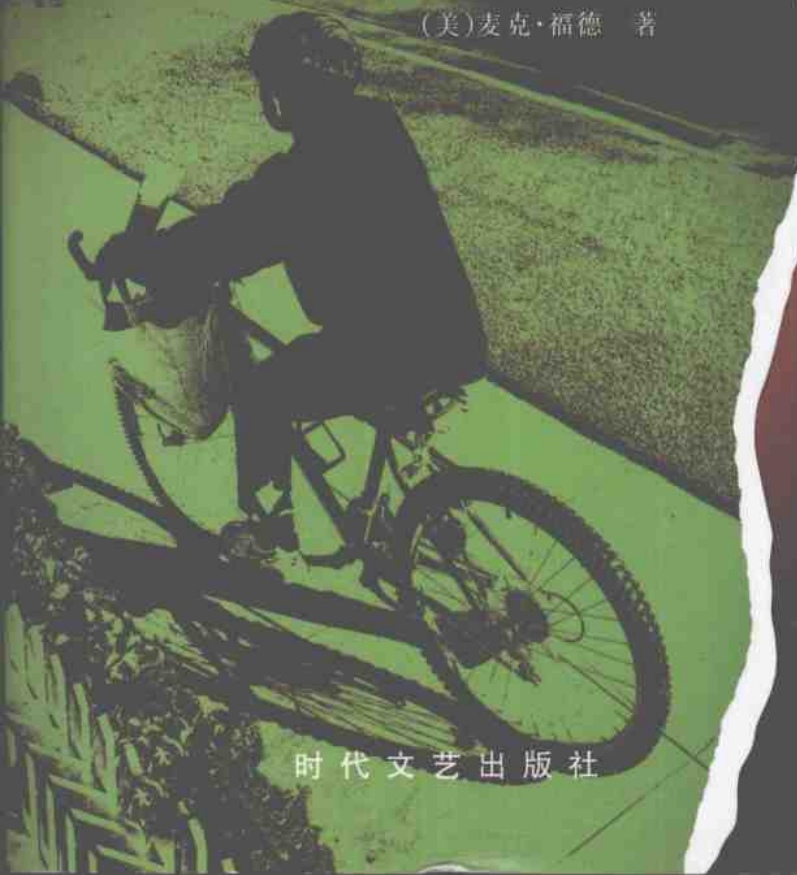


EERIE INDIANA

少年惊险科幻小说系列——

老宅惊魂

(美) 麦克·福德 著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老宅惊魂

(美)麦克·福德 著
张兵 计琦 译
赵 文 学 校译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暑假里，马奇尔·特勒和西蒙·福尔摩斯找到了一份非常奇怪的工作。他们到斯图尔特家打扫地下室和阁楼。但他们的雇主——斯图尔特夫人的神秘古怪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：二十年前的衣服，古典音乐，闻所未闻的食物。原来，斯图尔特夫人是永恒盒——一种能把任何东西保鲜的盒子——的使用者。那么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，斯图尔特夫人的永恒盒里都保存了些什么呢？她为什么以那样的眼光看着西蒙，似乎他就是那些永恒盒的下一个访问者了——永远的访问者……

我叫马奇尔·特勒。

不久前，我一直住在新泽西，跟纽约市只一河之隔，虽然那里混乱不堪，污染严重，罪犯横行无忌，可我还是挺喜欢那地方的。

遗憾的是我的父母和我的想法不一样。他们希望我和姐姐能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。所以，我们搬家了。

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空气很清新，环境也保护得不错。这里似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或许只能偶尔从电视上听到一两声它的名字——印第安纳州伊瑞市。

在这么好的环境下生活，你一定会认为我们已经圆了美国梦了，其实不然。当然了，我现在这个“家乡”，表面看上去一切正常，居民安居乐业，各行各业都红红火火的。你再仔细地看一看就一切都不一样了。只要平时多留留心，你就会发现，在这宁静的幕布后面，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、怪异的东西。像什么埃尔维斯（猫王）光顾我的小阁楼、野人一口气吃光了我扔在路边的垃圾。而且，我经常能看到天空莫名其妙地闪闪发光，至少每周一次。这些事儿说出来也许没有人相信，但我一直在心里把伊瑞看成是全世界的神秘中心，其神秘程度远远超过百慕大三角和尼斯湖怪兽什么的。

我自从搬到伊瑞以后，曾先后被狼人袭击；被怪物把脑子从脑壳里吸了出去，然后又慢慢的吐了回来；我

曾给幽灵送过信；还有一次，一阵狂怒的龙卷风自称名叫鲍勃，狠命地追着我不放，最后终于把我拽到半空，又狠狠地摔在地上。

类似这样的怪事接踵而至，每当遇到一件时，我都会在心里想：这辈子再也不会碰到比这更不可思议的事了。可接下来没走几步，也许刚刚转了个弯儿，哼，就有更怪的东西等着我呢。最让我气愤的是，无论伊瑞市出现多么奇怪的事，这里的人总是漠不关心，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也许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吧。

惟一一个和我一样时刻关注“时局”发展的人就是西蒙·福尔摩斯——我的邻居、同学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

他是正宗土生土长的伊瑞人，也是除我之外惟一一个明显注意到伊瑞市反常现象的人，我们两个志同道合。迄今为止，我们一直记录着周围发生的一切怪事。我们见过伊瑞市最古怪的人；我们见过会说话的狗，它们曾阴谋控制伊瑞市；还有河边旧磨坊里白发苍苍的小孩，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是谁了。所有的一切，我们记录得清清楚楚，以便今后能告诉一个相信我们的人。总之，伊瑞市是一个诡异、古怪、不可思议的地方。

怎么，你还不相信？

你会的……

1

每一件怪异的事情，都是在无声无息中悄然而至的
每

星期六早上吃早餐时，父亲下楼来坐在我对面。他穿着深蓝色的便裤和黑色的丝绸衬衣，看样子又得去办公室里拼命地工作了。

“早上好，马奇尔。这几天空闲时间你都干什么了？”父亲一坐下来，就开口问道。

我双手端着碗，两眼从碗边儿上瞟了瞟父亲的脸色。他一边呷着冒气儿的咖啡，一边盯着我，那眼神像是在等着我做出惊人的答复，比如说设计通信卫星、研究治疗感冒的新方法或其它什么东西。

可惜，我让他失望了。

“嗯……我也不太清楚，您看，我的日程上，不过是

些普普通通的杂七杂八的事儿。”我支支吾吾地回答。

父亲听了我的话，微微一笑，那笑容似乎在说：“我早就猜到你得这么回答。”而且我也立刻意识到，我马上就能听到一大堆我不愿意听的话了，比如说：“你是不是该去修剪修剪草坪了”或是“你是不是该去把头发理一理了”等等。

父亲深吸了一口气，说了一句任何一个小孩也不愿意听到的话：“也许你可以试着找一份周末干的工作，那样，我想，要比整天守着电视机强多了。”

我在嗓子眼儿里细声嘟囔着……

父亲的话就像一大桶冰凉的水兜头浇了下来，把我这一天的美好设想冲得七零八落。真不知父亲是怎么想的，他得出去拼命工作，难道我也不能例外吗？这简直太不公平了！

可父亲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表情上的抗议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小时候，经常自己出去找些活儿干。那样，你才能为将来走上社会做好准备。”他眉飞色舞地说着，似乎又回忆起了少年时的“美好时光”。

我在心里愤愤地说：“对！可什么是现实生活呢？这里的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外星人、狼人，你们谁又注意过呢？这些难道是干点儿小杂工就能解决的吗？”当然了，这只是我心里的想法，对父亲，我还是不停地支吾着：“哦……我……哦……”

我刚想到用几周后的期中考试来拒绝父亲的要求，姐姐辛迪从厨房里出来了。她打开冰箱，倒了一大杯桔子汁，转身就走，像是急于逃离我和父亲的争论一样。

我灵机一动，准备用她做挡箭牌。

“辛迪不也没有出去工作吗？”我匆忙说。

辛迪把几块面包放进烤箱里，转过身来气愤地说：“这你可错了，‘超人’，我一直在商场里帮妈妈的忙。”

我母亲跟人合伙在市中心办了一个商店，在这以前，我可从没听说过伊瑞还有人会合伙儿做生意的。这里的人，该怎么说呢，太古怪了。妈妈的生意还不错，经营的大概是寿衣之类的东西。

“嗨！我有个主意，”父亲在一边说，“你看你跟我到办公室里打点儿杂儿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干的这活还需要几个助手，这是关于……你知道……哦……好吧……”

在这里，我得解释一下，我父亲在希斯有限公司工作，这是伊瑞市最大的一家公司了。他们主要对各种产品进行一些上市前的一系列检测，因为他们认为，任何产品只要能在伊瑞正常使用，那么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就都能正常使用。这是有根据的，数据资料显示，伊瑞是全球最最正常不过的城市——不过我想这得看你用谁统计的数据，或是得看在哪个星球上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我父亲在希斯公司里算是一名工程师，可我家里人都不大了解他到底做得是什么工作。每晚父亲下班回家时，都吹着口哨，显得很高兴，当妈妈问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时，他总是说：“哦，太棒了，再好不过了。”但不论何时我问起他的工作时，他总是扮着鬼脸，尖着嗓子说：“哦，太抱歉了，你看，我记不起来了。”

我不清楚是不是希斯公司对父亲做了什么手脚，我

也不想弄明白。现在我只想着编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来拒绝父亲对我的“邀请”。

“我……我看我最好先在四周打听打听，看看能不能自己找份儿工作。”我真希望父亲能接受我的建议。

父亲又笑了笑，“好吧，”他说道，“要是你实在找不着，就告诉我。我知道产品检测部正在找小男孩帮忙，要是你去，那太合适了！”

我是绝不想去检测任何一件伊瑞的产品的，谁知道那会把我变成什么样子。我对父亲说：“谢谢爸爸。不过我确信我马上就能找到份儿工作的，您知道，伊瑞还是有很多的机会。”

“你到市中心去走走，也许能找份儿好活儿呢。”辛迪说，“你可以在电影院那儿干，我听说他们的收票员都能得到免费的爆米花。”

我的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身穿电影院死气沉沉的工作服、站在门口向吵吵嚷嚷的孩子们收票的“我”的形象，要是同学放学回家时看到我……“不了，谢谢，”我回绝了辛迪，“我还是宁愿做一些不太损害我公众形象的活儿。”

“那你还能干什么呢？”辛迪说，“反正我是要去吃免费爆米花的。”说完，她从烤箱里把面包拿出来，上楼去了。

父亲低头看了看表，问道：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我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回答说：“快八点二十了。”

“什么?! 真糟糕!”父亲大叫了起来，“这该死的手表又停了，自从我接手那个核……核什么的，这表就一

直给我添麻烦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……我也记不清了，要么是吹风机，要么是喷漆枪什么的……反正，我得赶快走了。”

说着，父亲就匆匆忙忙地走了，他顺手拿了一个三明治，却把公文包忘在了椅子上。他刚出门，西蒙就进来了。

“你好，马奇尔！”

“你好，西蒙，今天完全自由了，怎么样，有什么打算没有？”我问道。

西蒙叹了口气说：“我爸非说我该找份儿工作。前几天他在杂货铺碰着了你爸，他说这主意就是你爸想出来的。”

“我代表我爸向你道歉，”我同情地说，“别想了，现在咱们得先弄明白斯加特大厦的地下室里到底有什么。”

斯加特大厦是伊瑞市的一处名胜，每天都人来人往的，可它的地下室却十分神秘。据谣传，进去的人从来没有出来过。我和西蒙都怀疑那些人仍然在里面，但我们需要证据，为此，我们已经精心策划好几个月了。

“可我想我们得找工作了，先稳住家长再说。”这次西蒙和我的意见不同了，说着，他把桌上父亲刚刚留下的《伊瑞观察报》展开，“咱们先看看报纸，看有什么消息没有。”

我顺从了他，走过去坐在他旁边，翻开报纸的广告版，细细地查找活不太累又不丢面子的周末小工。

“去当掘墓人怎么样？”西蒙指着中间一则小广告问我，广告承诺说有丰厚的薪水和方便的工作时间。

“在哪儿？在伊瑞公墓？”我问道。

西蒙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对，没错，可这太冒险了。我们需要一个舒适、安全的工作。”

接着，我们又默默地翻着报纸上一则则的小启示，先后排除了为伊瑞宠物园推销宠物蛇、在市中心清扫街道和在肉市做屠夫的助手等几项要么不雅观、要么太危险的工作。实际上，我们几乎读遍了所有的广告，却始终没发现一个适合我们“身分”的工作。我不禁想起找我父亲“帮忙”这个办法了。这时，西蒙却发现了点儿东西。

“嘿，来看这个。”他指着最后一页一个小角落里的
一则广告，兴奋地说。

广告是这样写的：

欲寻一男孩做奇怪的工作。

时间：每天放学后和周末。

待遇优厚，但不准乱提问题。

“奇怪的工作？”我也来了劲儿，“可惜只要一个，怎么能多些奇怪的工作呢？”

“没关系，这也许只是个印刷错误，”西蒙说着，把那则广告撕了下来塞进裤兜里，“走，咱们看看去。”

“可他们只要一个人呀？”我说。

“我们没别的办法，”西蒙说，“再说，就算咱们不能干，去看看也没坏处。”

这，他可错了……

2

我和西蒙骑着车找到了广告上登的地址，那所房子很普通，看上去和街里的其它住宅没什么差别：房子是白色的，浅蓝色的屋檐，每扇窗子处都有一个蓝色的雨搭，路旁停着一辆德式的大众车，房前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，四周有白色木桩围成的篱笆，点缀着朵朵玫瑰。

“这地方看起来一尘不染，”我赞叹地说，“你猜他们找人来干什么呢？”

西蒙耸了耸肩，没有回答。

我们把车靠在篱笆上，走到房门前。西蒙伸手按响了门铃。

大约一分钟后，门开了，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位身着

墨绿色涤纶套装、描着深蓝色眼影的妇女。她乌黑的头发用卡子别在脑后，两边分别翘起来一撮，像一对翅膀一样。这装束我以前见过，是在母亲的毕业照上，不过那可是七十年代时的照片了，谁现在还这付打扮呢？除非……

“你们找谁？”她问道。

“噢，您看，这则广告是您登的吧。”西蒙说，“我们就是来找工作的，我叫西蒙，这是我的朋友，马奇尔。”

她先看了看西蒙，又看了看我，好像在细细地审查着什么。最后，她笑了笑说：“我是斯图尔特夫人，快请进吧。”

说完，斯图尔特夫人侧过身把我们让进屋里，她又探出头去四下里张望了一下，似乎怕我们被人跟踪似的。然后，她也进了屋，“啪”地一声关上了门。

她领我们来到起居室，这里铺着金色的大地毯，“快请坐，”她指着几个橙色和绿色相间的木沙发说，“我去弄点喝的来。”说完，斯图尔特夫人转身去了厨房，我和西蒙坐在了沙发上。

“喂，你不觉得这地方有点儿古怪吗？”我低声问西蒙，“你看看这房间，好像从七十年代以来就没装修过。这窗帘，这画儿，怎么这么奇怪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西蒙说，“不过我倒是挺喜欢的，多‘酷’！多有怀旧气息！”

斯图尔特夫人端着一个大托盘回来了，她把托盘放在玻璃茶几上，然后递给我们每人一杯紫色的饮料，“来吧，尝尝这个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葡萄纳西酒。”

“什么？这是纳西酒吗？”西蒙惊讶地说，“哇！我上次还是在我祖母那儿喝过这种酒呢，她在地下室里储存了一小桶。这酒味儿棒极了，可惜现在人们不做了，市场上根本没有卖的。”

斯图尔特夫人看着西蒙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既然你喜欢喝，我还有很多，很多，都是……都是以前留下来的。”说着，她又端起一个盘子，递给我们，“再尝尝这个，我叫它地毯牛排。”

我看了看那盘子里的东西，像一个小热狗夹在一个面团里，然后一起放到烤箱里烤制而成的，每一个上面都插着一根牙签，看上去很别致。说实话，我从来没见过，甚至没听说有这种吃法，太奇怪了。可我不想拒绝斯图尔特夫人的盛情，也就伸手拿了一个，不吃不知道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味道还真不错呢。

“这……这可真是别出心裁，”我嘴里塞得满满的，一边奋力地嚼，一边说，“我以前从没这么吃过。”

斯图尔特夫人笑了笑说：“谢谢夸奖，这都是我亲手做的，我从一本杂志里学来的手艺。”说着，她随手拿起一本《家庭主妇》杂志，递给我们看。

杂志上的日期却是 1976 年 7 月，我又有意无意地翻了桌上其它几本杂志，竟然都是 1976 年的。其中一本印着一幅漫画：一个人正露着大牙，咧着嘴笑，上面大标题赫然写着“卡特总统？”。

斯图尔特夫人收拾了托盘和酒杯，又回来坐到我们对面的椅子上，说道：“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谈谈‘工作’的事吧。”

我放下手里的杂志，抬起头说：“是的夫人，我们知道您的广告上只要找一个男孩，可我想也许我俩在一起能帮您快点儿把活儿干完。不管怎么样，您的广告上也没提到底是什么工作。”

“噢，那倒没关系，”斯图尔特夫人说，她反复地把我和西蒙看了又看，接着说：“其实，你们俩一起来我才高兴呢，这样，我还可以选择一下。”

“选择？选择什么？”我吃惊地问，“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斯图尔特夫人一直专注地盯着西蒙，她的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表情。听了我的问题，她才像刚从梦中惊醒一样，支吾着说：“哦……我是说……我的意思是我可以选择让你们来做什么，要干的活儿太多了，你看，现在有了你们两个，就能把它们全做完了。”

“可我们到底要干些什么呢？”我又问道，“我的意思是，您的屋子看起来棒极了，没什么可收拾的。”

斯图尔特夫人叹了口气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要干的活儿多着呢，我就是不知该从哪儿开始。你看，顶楼和地下室里都塞得乱七八糟的，我本来就是想找人把那儿整理整理的。”

“这，我们绝对能干好！”我拍着胸脯说。

“对，这是一定的，”西蒙也在一旁帮腔说，“我平时就爱干净，没事儿的时候就收拾这收拾那的。”可说实话，长这么大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西蒙自己洗过手绢，他那间屋子乱得跟狗窝一样。不过现在主要目的是说服斯图尔特夫人雇我们，再怎么夸张也情有可原。

“那可太好了，”斯图尔特夫人似乎对我们很满意，“唉，多少年了，这间屋子里又能有孩子跑来跑去了，哦……我是说，有你们在这里帮助……”

“那您的意思是，我们俩可以一起为您干活儿了？”西蒙问道。

斯图尔特夫人冲他笑了笑说：“当然，我相信你们会干得很出色的。”

西蒙扭脸朝我龇牙说：“你看，怎么样，你当初还不想来呢，我就知道我们能找到最合适的工作。”

我刚想回答西蒙的话，有人猛地推开门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喊着：“玛莎，玛莎，你在家吗？”

斯图尔特夫人抬起头回答道：“我在这儿，詹姆斯。”

接着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穿着白色西裤，黑马甲，一件五颜六色、令人眩晕的衬衣，脖子上挂着粗重的金项链，头发全都背到脑后，一看就知和斯图尔特夫人一样地过时，像刚从化妆舞会上来似的。

我越看他越觉得眼熟，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。

“詹姆斯，”斯图尔特夫人对刚进来的人说，“这是西蒙和马奇尔，来帮我收拾顶楼的。”她又转过身来对我和西蒙说：“这是我丈夫。”

斯图尔特先生走过来跟我们握手。“很高兴能见到你们。”他紧张地说。当我和他握手时觉得他的手又冷又湿。

“玛莎，你觉得我们今年有必要找人帮忙吗？”斯图尔特先生说，“去年，你不是已经都收拾好了吗？”

斯图尔特夫人笑了起来，“噢，詹姆斯，你又不是不

知道，去年的那个男孩干得有多差劲儿。”她转向我和西蒙解释道：“去年我也登广告找了个男孩来帮忙，可他就是不肯好好干。我最后只好让他走了，唉，真失望。”

“现在这年头，肯干的孩子可不好找了。”我插了一句说。

“谁说不是呢，”斯图尔特夫人似乎很同意我的观点，“确实是，可我觉得你们俩还不错，应该是好样的。”

斯图尔特先生在一旁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玛莎，你真觉得这……”

“詹姆斯，”斯图尔特夫人打断了他的话说，“你为什么不喝杯纳西酒，休息一下，要不就上楼去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不，”斯图尔特先生说，“我现在不想睡觉。不过来一杯纳西酒倒是个好主意，睡觉嘛，没那个必要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独自去厨房享用纳西酒了。

斯图尔特夫人叹了口气说：“詹姆斯的压力太大了，有时，我真为他担心。”

“斯图尔特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哦，他是城里舞蹈学校的老师，”斯图尔特夫人回答说，“他曾经是个很出色的舞蹈家，可惜你们没机会看他跳舞了，他在地板上上下下翻滚时……”

“什么？上下翻滚？”西蒙疑惑地问，“在地板上？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”

斯图尔特夫人看了西蒙一眼，说道：“当然不是，我刚才是指迪斯科舞，你知道吗？动人的节奏，疯狂的动